

科普文学

世界上最孤独^的树

■ 施崇伟

1895年的一天,植物学家约翰·梅德利·伍德在非洲南部的诺耶森林散步。他漫不经心地路过一棵棵大树和小草。他对这些草木兴趣不大,他更专注于那些稀有的植物。收集稀有植物,是他的职业,也是他的生活。

一个陡峭的斜坡上,一棵与众不同的植物闯进了伍德的眼帘。清晨的霞光里,那粗壮的树干透出一种力量。伍德来到树的身边,深情注目,细细抚摸。

这棵稀有的树,伍德从来没有见过。他像是一个在茫茫大海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者,兴奋极了。当时,他就拔下了这棵树周围的几株嫩芽,并将其中一株寄往了伦敦——他要弄清这棵奇树的前世今生。

最后确认,这是一棵铁树,是苏铁家族的其中一员。它是当时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铁树的一种。随后,这棵树就以发现者伍德的名字命名,称为伍德苏铁。

伍德苏铁,这种古老且原始的裸子植物,从远古的恐龙时代走来。最早的苏铁类化石记录可追溯到2.8亿年前的二叠纪。那时苏铁曾经繁盛一时,每三种植物中就有一种是属于苏铁家族,它与恐龙一起称霸地球。所以,我们才会看到,现代的恐龙艺术想象图和复原图的背景,就有苏铁。甚至可以说,画恐龙不画苏铁也是一种不完美。

恐龙早已灭绝。而苏铁,得以重现。伍德想,既然能发现一株,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同类?他开始“贪心”地寻找伍德苏铁的同伴。

但万万想不到的
是,他搜遍了整个

南非,用一生去寻找它的同伴,这棵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树,都还没发现另一棵。直到现在,它依然孤独。

以“全世界最孤独”为名片的这棵树(棵)树,得到了人类特殊的关注。伍德苏铁是雌雄异株的植物,这也意味着他们都需要另一半来传宗接代。而这棵仅存于世上的伍德苏铁,是雄性。

科学家、植物学家们急切地想为它寻找伴侣,繁衍后代。

在环境适宜的条件下,苏铁雄株每年的固定季节都会开出鲜艳的橙黄色圆柱形“雄球花”,长达20~40厘米,也叫小孢子叶球。而雌株长出的“雌球花”则叫大孢子叶球,形状更像一个球。

在野外,那些喜欢苏铁树花粉的昆虫们,也会做个顺水人情帮忙传授花粉。只是这株伍德苏铁无论开多少

次花,产多少花粉,它送出去的情书永远都不会收到回信,也无法形成种子。

在伍德最初发现伍德苏铁时,这棵树看上去是数量可观的四株。但事实上,这四株其实都是同一棵,均属于主树的克隆体。这是苏铁树营养繁殖的一种,以分蘖的方式向四周分出新芽。那些分离后形成的新植株,它们的基因与母株几乎一模一样,属于无性繁殖。

现今在全球范围内,虽然已有超过500棵伍德苏铁,数量不算少。但这些植株是同一棵雄树的克隆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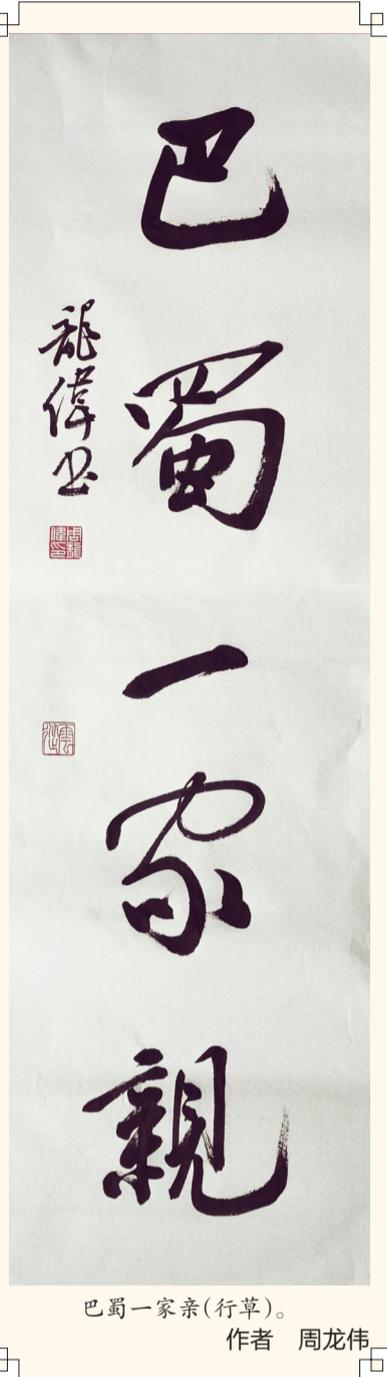
在世界上仅存的苏铁类植物,绝大部分的情况也都不太乐观,随时可能消失。植物学家为伍德苏铁寻找伴侣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。

怎么办?科学家终于有了破局的办法,帮他跨种找伴侣。

在非洲,伍德苏铁还有一种亲缘较近的铁树,名为内尔塔苏铁。伍德苏铁与内尔塔苏铁杂交后,便可获得大量的雌性后代。而杂交所得的雌性后代,将会与唯一的伍德苏铁雄株杂交。之后重复上面的操作不断地“回交育种”,理论上我们获得的雌株将会无限接近于原始物种。

事实上,这也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。毕竟要完成一代苏铁的传宗接代,就需要十几年的时间。据估算,要完成五代的杂交,至少也要75年。

不过于2.8亿年生命力的伍德苏铁而言,75年只是一瞬间。我们相信,连恐龙灭绝时代都能度过的伍德苏铁,一定能在人类的帮助下,再一次绝处逢生。让我们为伍德苏铁祈祷吧!



走在鱼儿的思想里

■ 乔镜伊

“你知道吗?在很远的地方,有一片海!那海可大了,海里的鱼生活得比咱们自在多了。”一条平淡无奇的鲤鱼无比兴奋地对我说,看它的神情就像去过那儿一样。

从那时起,去大海成为了我的梦想。

在一个凉爽的清晨,我回头看了看我熟睡的家人,毅然转身离开了生活了许久的、安宁的湖泊。

我闷着脑袋,不顾一切地向东游,一阵浓郁的稻香袭卷了清凉的风,旋转着拂过湖面。我抬起头,一大片金黄的稻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岸边的稻田里,行走着此起彼伏的身影,那是勤劳的农民在播种希望。

“真美啊……”我感叹那金色的希冀,但心中的梦想驱使着我一刻不停地游向东方。

有一天,当我发现周围的水变得浑浊时,我知道我已经游到了黄河。“嚯哈!”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喊叫直冲云霄,伴随着震撼地的鼓声,是安塞腰鼓!我暂时停止前进,看着一群活力四射的后生一起击打着腰鼓,黄土高原上,奏响了一曲雄壮的乐章。

“多壮观啊!”我慨叹那滚滚扬起的

沙尘,可纵使这里多么蔚为壮观,也不会成为我“投海”的绊脚石。

我游进黄河众多支流中最清澈的一条,逆着水流奔向东方。

后来我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上海。可是,却谈不上是如愿以偿。

我看到,闪着刺目灯光的街道中挤满形形色色的人。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,来去匆匆,崭新的皮鞋扬起一缕一缕的尘埃。我想起了黄土高原上的



那群后生,但又觉得两地的人们存在截然不同。“为什么,他们显得如此忙碌?”我不明白,海边如此绚丽的风景却无人驻足,每个人的眼中似乎只反射出了麻木的影像,没有光。

人既这般,鱼想必也不过如此。

海的确很大。可为何我感觉如此空洞?海的确很美,但为何海水如此咸?就像是天空无声的哭泣,一串串泪珠慢慢汇聚成了海洋……

“你知道吗,在很远很远的地方,有一片湖泊!那里生活的鱼儿可幸福了,那里有金黄的麦浪和浓郁的稻香……”一条色彩斑斓的小丑鱼摇头摆尾地对我说,看它的神情好似从前去过那儿一样。

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,源自于一好友在旅行社工作。2020年仲夏的一天,我们乘坐的川航8193号飞机,顶着烈日徐徐降落在九寨黄龙机场。登上旅游巴士后,扎西导游的一席“川普”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!我们这次出游九寨沟,是继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大地震,经过三年复建之后,重庆直航的第一个航班,也是重庆赴九寨沟的第一批游客。扎西还告诉我们:“‘8·8’地震,使九寨沟旅游风景区遭受了十分严重的破坏。”三年以来,因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,四川省阿坝州举全州之力,在旅游、财政等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,使九寨沟风景区得到了较好的修复。经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7月19日批复,九寨沟风景区得以错峰,控制恢复

游黄龙山

■ 余德成

对外开放。

第二天清晨,我们一行14人冒着淅淅沥沥的雨,向世界自然遗产黄龙山景区进发。30多分钟后,中巴车在游客接待中心停了下来,人们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!原来,无论风多狂、雨多大,也阻挡不了众多游客到此一游的决心和信心!

踏上黄龙山游览步道的瞬间,一股沁人心脾的松叶清香扑面而来,让我们神清气爽,先前“高反”引起的头晕、胸闷和腿软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从山底徒步跋涉,走走歇歇、歇歇走走地来到了海拔3900余米的五彩

池,被眼前的景色大吃一惊:由浅蓝、深蓝、浅绿、深绿和土黄组合而成的五彩池,与数以千计五颜六色的雨伞和五彩缤纷的雨衣交相辉映,仿佛走进了一个“万花筒”式的神话世界。看到游客们不顾大雨倾盆,一个个放下雨伞、脱下雨衣,冒雨拍照留影的景象,笔者也跟风拍照,拍下了一张张风韵独特、风格别致的照片。

地处四川松潘县的黄龙山,素以彩池、雪山、峡谷和森林“四绝”著称。此山动物、植物资源丰富,其中“水在树中流,树在水中长”是最大特色。

离开五彩池,我们又顺着防腐木

栈道蜿蜒而下,在长约36公里的黄龙沟里,看到了规模宏大、结构精巧、气势磅礴、雄伟壮观的碳酸钙华沉积奇景。位于黄龙沟中部那段长1300余米、宽20余米的龙形碳酸钙华沉积景观,让我们驻足留步,惊叹不已,这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一幅得意之作!

整个行程中,藏族、羌族朋友热情好客,所有公共场所、交通工具十分整洁、卫生,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记忆!在返程的飞机上,疲惫不堪的我昏昏欲睡,可眼皮无论怎样都难以闭合,黄龙美景总在我的脑海中回放。更有朋友那句:“黄龙归来不看水!”以及《九寨千古情》中优美的声像和藏族、羌族人民团结一心、战天斗地,与自然灾害顽强拼搏的感人情景。